



## ——评电影《扬名立万》

戏剧、荒谬、怪诞。

严肃、沉重、伤痛。

当两种截然不同的观感同时出现在一部影片中，给观众带来的震撼是超乎想象的。不同于喜剧片利用沉重的底层故事来升格立意，《扬名立万》作为一部悬疑剧情片，它从一开始就在为揭开血淋淋的真相铺垫。所有的嬉笑、轻松，甚至精巧的叙事设计都只是糖衣，让绚丽的表面掩藏暗中的火苗，在欢声笑语中燃烧，等观众发现时，已是熊熊烈火。而烈火不息。

即使编剧给了李家辉更多的高光时刻，本质上《扬名立万》依然是一部群像电影。而能否让每一个角色都生动、独特，是判断群像塑造成功与否的关键。《扬名立万》完成得很出色。角色出场镜头是借助无声源音乐剪辑的交叉蒙太奇，一群身份各异的电影主创，共同构成了《三老案》电影的主创团队。他们是声名狼藉的人，却是想要扬名立万的人，在巨大的冲突感中，角色变得鲜明。

李家辉在破案，却又不仅在破案。在此过程中，他实现了自我和解和意识蜕变，这也是为什么在平等群像中，他成为公认的“主角”。镜像理论中，婴儿起初并未意识到镜中所见即自我，混淆自我与他者。李家辉起初就处于这样一种自我混沌的状态中。记者要说真话，这本来是他坚信的理念，却让他的生活和事业毁于一旦，被所有人指责和批评。带着深深的自我怀疑，他去参加买好评的点映会，却中途离场；他因罪犯所谓的“军方背景”保持沉默，却又冲动打断他人错误猜想。有一幕是关静年逼他妥协，李家辉喝了很多酒，镜头做模糊处理，借李家辉视角从对话的走廊自然切回房间内，一拉一推之间，呈现李家辉置身事外、其他人兴致勃勃的画面，将李家辉的混沌感体现地尤为明显。此时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又该怎么做。直到听完齐乐山的故事，他毫不犹豫地点燃贴着线索的笔记，那一刻，同时燃烧的还有李家辉心中由他者意识拼贴而成的镜像。他开始在镜像中看到完整的自我。他要真相，可他更在意的是真相背后的正义。他不是为了真相承受苦难，而是为了正义、为了无愧于心。与其相似的还有“烂片之王”郑导。郑千里是矛盾的。他一直活在镜像里、活在他者的意识里，做人们希望他做的事。他拍大众喜欢的“暴力”“爱情”元素电影，在众人面前吹嘘自己的作品，可最后高喊“烂片之王”的也是他自己。齐乐山的牺牲同样在他心里燃起一把火，面对生死攸关的选择，他终于看清真实的自我仍然是一位“有良心的艺术家”。

梦蝶爱慕虚荣，陆子野为钱疯狂，陈小达胆小软弱，关静年曲意逢迎，可当影片尾声他们一起出现在《三老案》电影点映会时，他们都从镜子里看清了最真实的自我。曾经的迷茫和过错都和象征权势地位的黑衣人一起，埋葬在了齐乐山亲手点燃的大火。

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令人印象深刻。

或许是商业电影为了迎合大众思维，或许是为了真实表现民国时期的上海，女性在影片中依然是被典型化的。当主角们开始为了《三老案》的电影构思剧情时，出现在描述里的女性都是“枕头”，是英雄的附属品、衬托地位的工具。当盖着画像的遮布被揭开，出现在画框里的一位位女性都被在场的男性凝视着、评价着。人们认为出了名的女艺人就是“戏外下功夫”，而作为现场唯一女性的梦蝶也一次次被在场男性和其他女性进行比较。这时整个案件的沉重已经一点点浮出水面，梦蝶的话亦隐隐让观众心惊：“现在的小姑娘想要站在舞台上，要受多少风险，多少委屈，你们看不到，就只看得到她漂亮。”当平静的画布被揭开，华丽的别墅中，风雨欲来。

《扬名立万》显然非常知道怎样能够吸引观众。从叙事设计的角度，完全就是在呈现一次大型实景搜证剧本杀，还加入了密室元素，导演很懂年轻人。拿了本格推理的剧本，参与者扮演不同身份，他们之中有导演、演员、投资商、编剧……杀手亦在其中。陆子野特意布置摄像机像是一个开关，它开着的时候，众人在自己编织的戏里，做戏谑看戏的局外人。它被关上的时候，众人已身在局中。受到剧本杀模式的限制，主角前期的活动空间较为狭窄的，镜头基本是推进人物拍特写，较为单调。不过，“剧本杀”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给观众带来爽感的，是角色对峙唇枪舌剑。导演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方桌戏的部分，李家辉和齐乐山有一场对峙非常出彩。齐乐山满口谎言，而李家辉想要真相，二人进行紧张激烈的快问快答，配合人物语速森冷的配乐时隐时现，高潮时节奏感乐点响起人声骤停，观众未来得及喘气，人声又起音乐节奏不变，齐乐山情绪被带动到高潮，乐点逐渐急促愈发激烈最终到达爆发点，极具渲染力，带动观众进行了一次情绪升华。《扬名立万》的叙事节奏大抵如此，很“燃”。

在悬疑电影谋篇布局方面，《扬名立万》可以说做到了时时有反转，处处埋伏笔。影片残忍沉重的底色就是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渗透给观众的。人人畏惧的凶手拿到刀枪却自愿放下，“神枪手”警察却表现地慌张无能。怪诞的对比能够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劫持人质的齐乐山是最后看了一眼梦蝶才把枪对准了自己，因为梦蝶懂夜莺，细节令人心碎。卖报纸的小男孩递给李家辉三老案的报纸，齐乐山不关心三老案却关心医生碎尸案……线索很多，指

向的真相却只有唯一一个。法国医生碎尸案和三老案贯穿影片始末，而影片最后最大的疑点竟是这两起案件究竟有无关系。导演选择留白。也让夜莺的生死成为了永恒的悬念。

夜莺的死在影片嬉笑浮夸的外在表现上撕开了血淋淋的伤口，让观众和角色一起面对黑暗至极的真相。影片尾声《三老案》电影的点映会上，那个酷似夜莺的女孩，成为神来之笔，成为开在这伤口上的一朵花，鲜血之上，纯白无瑕。当李家辉放下手的刹那，再次突出强调了角色的转变，他放弃了真相，维护了齐乐山用生命换来的、夜莺的平静生活。这是一场伟大的自我和解。

别墅中巨大的娱乐之神雕像象征“权力是暂时的，欢笑是永恒的”，可这里却也是《三老案》的案发现场。多么荒谬、多么讽刺。影片之始，李家辉毅然决然从某商业电影的点映会上离开；影片之末，李家辉作为《三老案》改编电影主创站在台上，又因追逐白衣女子而奔跑离场。导演似乎想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特殊意义上的循环。

报刊轮船相撞的新闻、照相馆无人取走的相片，正义得到维护，点燃火苗的人们却生死未知。

权力永远存在，火苗永远有人踩灭。

那些在黑暗中重新燃起火苗的人，还会出现吗？